

海濱故人
廬隱女士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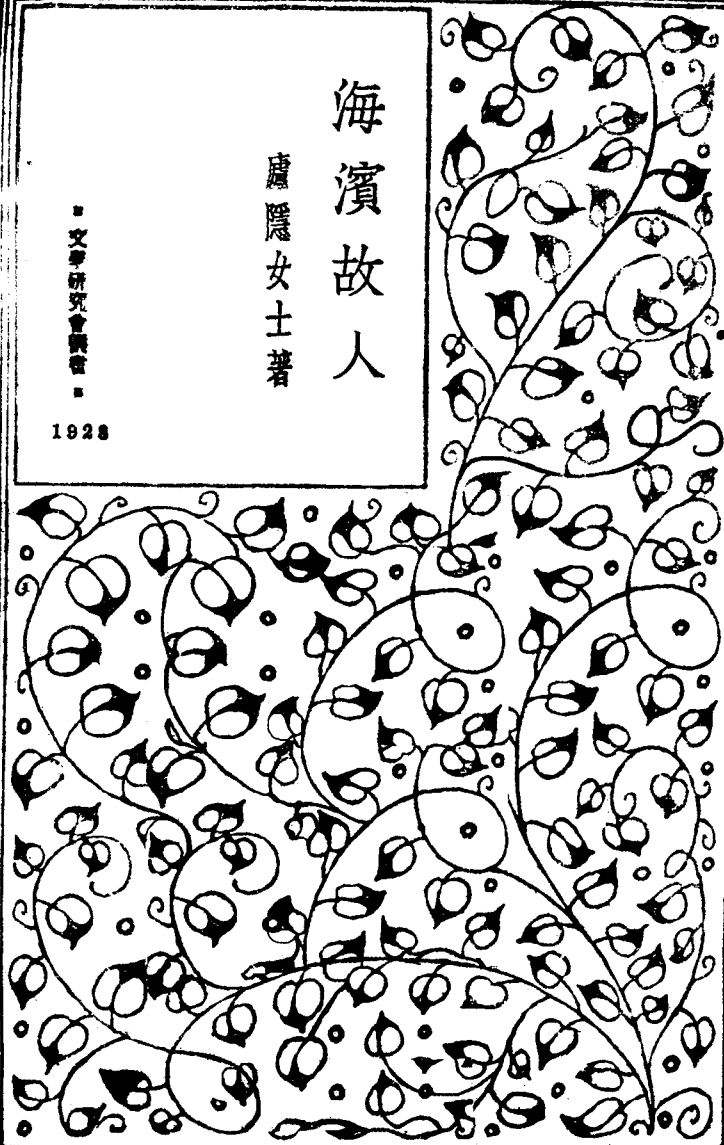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海濱故人

廬隱女士著

■ 文學研究會叢書 ■

1928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海滨故人 / 庐隐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4
(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)

ISBN 7-5306-4057-7

I. 海… II. 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2228 号



沿此线裁开您便获得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原版图书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3 字数 132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定价: 17.00 元

目次

一個著作家	一
一封	一一
兩個小學生	二二
靈魂可以賣嗎	三二
思潮	四四
餘淚	四九
月下的回憶	六一
或人的悲哀	六七
麗石的日記	九〇
榜徨	一〇六

海濱故人

二

海濱故人

一三二

淪落

一九九

舊稿

二三〇

前塵

二三六

一個著作家

他住在河北迎賓旅館裏已經三年了，他是一個很和藹的少年人，也是一個思想宏富的著作家；他很孤悽，沒有父親母親和兄弟姊妹；獨自一個住在這二層樓上，靠東邊三十五號那間小屋子裏；桌上堆滿了紙和書；地板上也滿了算草的廢紙；他的床鋪上沒有很厚的褥和被，可是也堆滿了書和紙；這少年終日裏埋在書叢紙堆裏，書是他唯一的朋友；他覺得除書以外，沒有更寶貴的東西！書能幫助他的思想，能告訴他許多他不知道的知識；所以他無論對於那一種事情，心裏都很能了解；並且他也是一個富於感情的少年，很喜歡聽人的贊美和頌揚；一雙黑漆漆地眼珠，時時轉動，好像表示他腦筋的活動一樣；他也是一個很雄偉美貌的少年，祇是他一天不離開這個屋子沒有適當的運動，所以臉上漸漸退了紅色，泛上白色來，堅實的筋肉也慢慢鬆弛了；但是他的腦筋還是很活潑強旺，沒有絲毫微弱的表象；他鎮天坐在書案前面，拿了一枝筆，祇管寫，有時停住了，可是筆還不會放下，用左手托着頭部，左肘支在桌上不住的沉思默想，兩隻眼對着窗外藍色的天凝然神注，他常常是這樣。有時一個黃頸紅冠的啄木鳥，從半天空忽的一聲飛

在他窗前一顆樹上，張開翅膀射着那從一絲絲柳葉穿過的太陽，放着黃色閃爍的光；他的眼珠也轉動起來，丟了他微積分的思想，去注意啄木鳥的美麗和柳葉的碧綠；到了冬天，柳枝上都滿了白色的雪花，和一條條玻璃穗子，他也很注意去看，秋天的風吹了梧桐樹葉刷刷價響，或烏鴉噪雜的聲音；他或者也要推開窗戶望望，因為他的神經很敏銳，容易受刺激；遇到春天的黃鶯兒，在他窗前的桃花樹上叫喚的時候，他竟放下他永不輕易放下的筆，離開他親密的椅和桌，在屋子裏破紙堆上慢慢踱來踱去的想；有時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。

今天他照舊起得很早，一個紅火球似的太陽，也漸漸從東方向西邊來，天上一層薄薄的浮雲，和空氣中的霧氣都慢慢散了；天上露出半邊粉紅的采雲，襯着那寶藍色的天，煞是嬌艷，可是這少年著作家，不很注意，約略動一動眼珠，又低下頭在一個本子上寫他所算出來的新微積分，他寫得很快，看他右手不住的動就可以知道了。

「噹啷！噹啷！」一陣鐘聲，已經是早點的時候了，他還不動，照舊很快的往下寫，一直寫，這是他的常態，茶房看慣了，也不來打攪他；他肚子忽一陣陣的響起來，心裏覺得空洞洞地；他很失意

的放下筆，踱出他的屋子，走到旅館的飯堂，不說甚麼，就坐在西邊犄角一張桌子旁，把饅頭夾着小菜，很快的吞下去，隨後茶役端進一碗小米粥來，他也是很快的嚥下去；急急回到那間屋裏，把門依舊鎖上，伸了一個懶腰，照舊坐在那張椅上，伏着桌子繼續寫下去，他沒有甚麼朋友，所以他一天很安靜的著作，沒有一個人來攪他，也沒有人和他通信；可以說他是世界上一個頂孤悽落寞的人；但是五年以前，他也曾有朋友，有戀愛的人；可是他的好運現在已經過去了！

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，有一個年紀約二十上下的女郎，身上穿戴很齊整的，玫瑰色的頰，和點漆的眼珠，襯着清如秋水的眼白，露着聰明清利的眼光，站在那裏很疑遲的張望；對着胡同白字的藍色牌子望，一直望了好幾處，都露着失望的神色，末了走到頂南邊一條胡同，祇聽她輕輕的念道：『榮慶里……榮慶里……』隨手從提包裏，拿出一張紙念道：『榮慶里迎賓館三十五號……』她念到這裏，臉上的愁雲慘霧，一霎那都沒有了；露出她嬌豔活潑的面龐，很快的往迎賓旅館那邊走；她走得太急了，臉上的汗一顆顆像真珠似的流了下來；她用手帕擦了又走；約十分鐘已經到一所樓房面前，她仰着頭，看了看扁額，很鄭重的看了又看；這才慢慢走進去，到

了櫃房那裏，祇見一個五十歲上下的老頭兒，在那裏打算盤，很認真的打，對她看了一眼，不說甚麼，嘴裏念着三五十五，六七四十二，手裏撥着那算盤子，滴滴嗒嗒地響；他不敢驚動他，怔怔在那裏出神，後來從裏頭出來一個茶房，手裏拿着開水壺，左肩上搭了一條手巾，對着她問道：「姑娘要住棧房嗎？」她急忙搖頭說：「不是！不是！我是來找人的。」茶房道：「你找人阿，找那一位呢？」她很遲疑的說：「你們這裏二層樓上東邊三十五號，不是住着一位邵浮塵先生嗎？」哦！你找邵浮塵邵先生呵？」茶房說完這句話，低下頭不再言語，心裏可在那裏奇怪，「邵先生他在這旅館裏住了三年別說沒一個人來看過他，就連一封信都沒人寄給他，誰知道還有一位體面的女子來找他……」她看茶房不動也不說話，她不禁有些不自在，臉上起了一朵紅雲和煩悶的眼光，表示出她心裏很急很苦的神情，她到底忍不住，因問茶房道：「到底有沒有這個人呵，你怎麼不說話？」是是有一位邵先生住在三十五號，從這裏向東去上了樓梯向右拐，那間屋子就是，可

是姑娘你貴姓呵？你告訴我好給你去通報，」她聽了這話很不耐煩道：「你不用問我姓什麼，你就和他說有人找他好啦！」哦！那末，你先在這裏等一等我去說來，」茶房忙忙的上樓去了；她心

裏很亂，一陣陣地亂跳，現着憂愁悲傷的神色，眼睛漸漸紅了，似乎要哭出來，茶房來了道：「請跟我上來罷！」她很慢的挪動她顛顛的身體，跟着茶房一步步的往上走；她很費力，兩隻腿像有幾十斤重！

少年著作家，丟下他的筆，把地板上的紙拾了起來，把窗戶開得很大，對着窗口用力的呼吸，他的心跳得很利害！兩隻手互相用力的摩擦，從屋子這頭走到那頭，來往不住的走；很急很重的脚步声，震得地板發響，樓下都聽見了！「邵先生客來了！」茶房說完忙忙出去了，他聽了這話不說甚麼，不知不覺拔去門上的鎖匙，呀！一聲門開了，少年著作家和她怔住了！大家的臉色都由紅變成白，更由白變成青的了！她的身體不住的抖，一包眼淚，從眼眶裏一滴一滴往外湧；她和他對怔了好久好久，他才歎了一口氣，輕輕的說道：「沁芬！你爲甚麼來？」他的聲音很低弱，並且夾着哭聲！她這時候稍爲清楚了，趕緊走進屋子關上門，她倚在門上很失望的低下頭，用手帕蒙着臉哭！她很傷心的哭！他這時候的心，幾乎碎了！想起五年前，她在中西女塾念書時，有一天下午，正是春光明媚，她在河北公園一塊石頭上坐着看書，我和她那天就認識了，從那天以後，這園子的花和

草——就是那已經乾枯一半的柳枝，和枝上的鳥，都添了生氣，草地上時常有她和我的足跡；長方的鐵椅上當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，有兩個很活潑的青年，坐在那裏輕輕的談笑；來往的遊人，往往站住了腳，對她和我注目，河裏的魚，也對着她和我很活潑地跳舞！金錢真是萬惡的魔鬼，竟奪去她和我的生機和幸福！他想到這裏，臉上顏色又紅起來，頭上的筋也一根根暴了起來，對着她很絕決的道：「沁芬！我想你不應該到這裏來……我們見面是最不幸的事情！但是……」她這時候止住了哭，很悲痛的說道：「浮塵！我想你總應該原諒我……我很知道我們相見是不幸的事情！但是你果然不願意見我嗎？」她的氣色益發青白得難看，兩隻眼直了，怔怔地對着他，久久的望着；他也不說甚麼，照樣的怔了半天，末後由他絕望懊惱的眼光裏掉下眼淚來了！很沉痛的說道：「沁芬！我想羅頌他的運氣很好，他可以常常愛你，作你生命的寄託……無論怎麼樣窮人總沒有幸福！無論甚麼幸福窮人都是沒份的！」她的心實在要裂了！因為她沒能力可以使浮塵得到幸福！她現在已經作了羅頌的妻了！羅頌確是很富足，一個月有五百元的進項，他的屋子裏有很好的西洋式桌椅；極值錢的字畫，和溫軟的綢緞被褥，銅絲的大床；也有許多僕人使

喚，她的馬車很時新的，並且有強壯的高馬，她出門坐着很方便；但是她常常的憂愁，鎖緊了她的眉峯，獨自坐在很靜寞的屋裏，數那壁上時計搖擺的次數；她有一個黃金的小盒子，當羅傾出去的時候，她常常開了盒子對着那張相片和愛情充滿的信和詩神往，有時微微露出笑容，有時很失望的嘆氣和落淚！但是她爲了甚麼？誰也不知道！就是這少年著作家也不知道！她現在不能說甚麼，因爲她的心已經碎了！哇的一聲一口鮮紅的血從她口裏噴了出來；身體搖蕩站不住了！他急了顧不得甚麼，走過去扶助她，她實在支持不住了，她的頭竟倒在他的懷裏，昏過去了！他又急又痛，但是他不能叫茶房進來幫助他，祇得用力把她慢慢扶倒自己的床鋪上，用開水撬開牙關，灌了進去；半天她纔呀的一聲哭了！他不能說甚麼，也嗚咽的哭了！這時候太陽已經下了山，他知道不能再耽誤了！趕緊叫茶房喊了一輛馬車送她回去。

她回去就病了，玫瑰色的頰和脣，都變了青白色，漆黑頭髮散開了，披在肩膀上和額上，很憔悴的睡在床上，羅傾急得請醫生買藥，找看護婦，但是她的血還是不住的吐！這天晚上她張開眼往屋子裏望了望，靜悄悄地沒一個人，她自己用力的爬起來，拿了一張紙和一枝筆，已經辛苦得出

了許多汗，她又倒在床上了！歇了一歇，又用力轉過身子，伏在床上，用沒力氣的手在紙上顫巍巍地寫道：「我不幸！生命和愛情，被金錢強買去！但是我的形體是沒法子賣了！我的靈魂仍舊完完全全交還你！一個金盒子也送給你作一個紀念！你……」她寫到這裏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，滿紙滿床，都是腥紅的血點！她忍不住眼淚落下來了！看護婦進來見了這種情形，也很傷心，對她怔怔的望着；她對着看護婦點點頭，意思叫她到面前來，看護婦走過來了；她用手指着纔寫的那信說道：「信摺……起……」她又喘起來不能說了！看護婦不明白，她又用力的說道：「摺起來……放在盒子裏……」

「啊呀！」她又吐了！看護婦忙着灌進藥水去！她果然很安靜的睡了！看護婦把信放好，看見盒子蓋上寫着「送邵浮塵先生收」！看護婦心裏忽的生出一種疑問，她爲甚麼要寫信給邵浮塵？「啊呀！好熟！」她臉上果然燒得通紅；後來她竟坐起來了！看護婦知道這是迴光反照；她已是沒有多少時候的命了！因趕緊把羅頰叫起來；羅頰很驚惶的走了進來，看她坐在那裏，通紅的臉，和乾枯的眼睛，又是急又是傷心！羅頰走到床前，她很懇切的說道：「我很對不住你！但是實在是我父母對不起你！」她說着哭了！羅頰的喉嚨，也哽住了，不能回答；後來她就指着那個盒

子對羅頌說道：「這個盒子你能應許我替他送去嗎？」羅頌看了邵浮塵三個字，一陣心痛，像是刀子戮了是的，咬緊了嘴唇，血差不多要出來了！末後對她說道：「你放心咳！沁芬我實在害了你！」她一陣心痛，靈魂就此慢慢出了軀殼，飄飄蕩蕩到大虛幻境去了！祇有羅頌的哭聲和街上的木魚聲，一斷一續的，兀自伴着失了知覺的沁芬在枯寂淒涼的夜裏！

隔了幾天在法租界的一個醫院裏，一天早晨來了一個少年——他是個狂人——披散着一頭亂蓬蓬地頭髮，赤着脚，兩隻眼睛都紅了，瞪得和銅鈴一般大，兩塊顴骨像山峯似的凸出來，顏色和蠟紙一般白，簡直和博物室裏所陳列的髑髏差不多；他住在第三層樓上，一間很大的屋子裏；這屋子除了一張床和一張桌子藥水瓶以外，沒有別的東西；他睡下又爬起來，在滿屋子轉來轉去，嘴裏喃喃的說，後來他竟大聲叫起來了，「沁芬！你爲甚麼愛他……我的微積分明天出版了你歡喜嗎？誰說他是一個著作家？——祇是一個罪人——我得了人的讚美和頌揚，沁芬的腸子要笑斷了！不！不！我不相信啊呀！這腥紅的是甚麼血……血……她爲甚麼要出血？這要比罌粟花好看得多呢！」他拿起藥瓶狠命往地下一摔，瓶子破了，藥水流了滿地；他直着喉嚨慘

笑起來；最後他把衣服都解開，露出枯瘦的胸膛來，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頭一刺；紅的血出來了，染紅了他的白色小褂和褲子，他大笑起來道：「沁芬！沁芬！我也有血給你！」醫生和看護婦開了門進來，大家都失望對着這少年著作家邵浮塵，祇是搖頭歎息。他忽的跳了起來，又摔倒了，他不能動了，醫生和看護婦把他扶在床上，脈息已經很微弱了。第二天早晨六點鐘的時候，這個可憐的少年著作家，也離開這世界，去找他的沁芬去了！

一封信

冬天的日子實在太短，現在太陽祇露着些微弱的殘照，射在玻璃公司的黑煙筒上，一閃一閃的放光屋子裏也漸漸黑上來，但那火爐裏熊熊的火光，却照耀着地氈現出一片紅潤；我坐在爐邊一張臥椅上，四面沉寂的空氣圍繞着我，差不多要睡着了。

鐺鐺鐺一陣電話鈴響，我就趕忙走過去接了，原來是我的朋友王彝西的電話，約我到她家裏參觀她們的家庭康樂會的成立會，我很高興的答應了，披上圍巾，戴上手套，叫了一輛車子，約有一刻鐘就到了。許多來賓已經都坐在禮堂裏，我進去也照樣的坐下，恰好才開會。她的兄弟克遜報告了開會的宗旨——建設新家庭爲改造社會的基礎——跟着就是她小弟弟仕子，年紀祇有七歲，也有一篇很明瞭懇切的演說，滿屋子鼓掌的聲音，劈拍劈拍響個不住；後來她們姊妹三人又有一個很美麗的跳舞，約有一點鐘這會開完了。來賓出了禮堂，散在各屋子，三五成羣的談笑，我就和彝西還有幾個同學圍着爐子成一個半圓圈坐着，大家說故事猜謎，熱鬧極了；在這個人快愉快充滿心田的景象中，忽然我心裏起了一個念頭，因問彝西道：「清漪有信來嗎？」彝

西聽了這話并不答言，疑神從他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，我心裏很急，等不到她遞給我，早就奪過來了。文官她們也急着要看，因而我就把這封信高聲念了出來，下面的話，正是清漪說的：

「我親愛的老友彝西我們又有兩個禮拜沒通信了——因為沒甚麼可告訴你的話，所以也就不寫，昨天我忽得到一件很可憐的消息——這個你應該也是這樣想；前幾個月，你到我家裏來，梅生不仍舊是一個很活潑天真的小女孩子嗎？我想你總能記得她今年祇有十五歲；但是她是一個很微弱可憐的小羊，她的母親沒有能力保護她，因為沒有飯和衣服，使她很活潑的生長，所以當她十二歲的時候，就常到我家裏幫她母親作活——她母親在我家傭工差不多够八年了——那時候我就很愛她，每逢我有空的時候，常常教她認字；她很聰明，一雙漆黑明亮的眼珠，你不是也稱贊過她嗎？我很佩服你的眼光，她實在是一個天才！」

我曾記得有一次，從學堂裏回來，抄了一個很好聽的唱歌，我就和着鋼琴唱了兩遍，她在旁邊疑神聽着，等我唱完了，她笑嘻嘻和我說她也愿意唱這個歌，要我教她，我想她通共祇認了不到二百個字，怎能唱這歌呢？我就告訴她說：「你沒有這個能力，等過些日子再教你。」她聽了這